联 合 国 S/PV.4739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八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四七三九次会议

2003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德尔贝先生	（墨西哥）
成员：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先生
	保加利亚	塔夫罗夫先生
	喀麦隆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
	智利	巴尔德斯先生
	中国	王英凡先生
	法国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德国	舒马赫先生
	几内亚	特拉奥雷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兰先生
	俄罗斯联邦	拉夫罗夫先生
	西班牙	梅内德斯女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韦赫贝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汤姆森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威廉森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和各区域组织：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遇到的新挑战。

03-31969 (C)

上午 10 时 2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和各区域组织：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遇到的新挑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按照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并经过安理会成员同意，我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希腊代表参加会议，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马格里奥蒂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议席上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安理会热烈欢迎希腊外交部副部长约安尼斯·马格里奥蒂斯先生阁下与会。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塞萨尔·加维里亚先生阁下与会。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代表安理会热烈欢迎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塞萨尔·加维里亚先生与会，并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非洲联盟主席代表、南非省和地方政府部长法里萨尼·西德尼·穆法马迪先生阁下与会。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代表安理会热烈欢迎非洲联盟主席代表、南非省和地方政府部长法里萨尼·西德尼·穆法马迪先生阁下与会，并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姆雷·穆萨先生阁下与会。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代表安理会热烈欢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姆雷·穆萨先生阁下与会，并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欧洲合作与安全组织秘书长扬·库比什大使阁下与会。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代表安理会热烈欢迎欧洲合作与安全组织秘书长扬·库比什大使阁下与会，并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执行秘书穆罕默德·伊本·查巴斯先生阁下与会。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代表安理会热烈欢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执行秘书穆罕默德·伊本·查巴斯先生阁下与会，并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我谨提请区域组织代表、安全理事会成员和出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代表团注意，参加我们会议的还有墨西哥议会成员代表团，他们是组成墨西哥立法机关的各政党的成员。他们是国家行动党、制宪革命党、民主革命党、墨西哥绿色与生态党以及工党的代表。参加我们会议的还有墨西哥参议院的 4 名参议员，他们是 Silvia Hernández 先生、Jorge Zermeño 先生、Jesús

Ortega 先生和 Isabel Castellanos 女士。与他们一道前来的还有墨西哥众议院的 7 位议员，即 Elena Álvarez 女士、Francisco Javier Sánchez Campuzano 先生、María de los Ángeles Sánchez Lira 女士、Érika Elizabeth Spezia 女士、Félix Castellanos 先生、Eddíe Varon 先生和 Julio Castellanos 先生。

我还感谢代表美洲国家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欧洲合作与安全组织、非洲联盟、欧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与会的各位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这些组织以它们与联合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而遐迩闻名。它们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独立国家联合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欧洲委员会、太平洋岛屿论坛、伊斯兰会议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和英联邦秘书处一道，积极地配合科菲·安南先生发展这一领域的合作。我们确信，今天有了他们的贡献，我们一定会为国际和平与安全迈出新的重要一步，或许会使国际关系出现新的阶段。

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在国际法和我们经过巨大努力建立起来的多边制度的框架内采取行动的坚定决心，迫使我们找出行动的路线，以便加强集体安全的概念和和平地解决冲突。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在法制管理下、能够促进共同利益的安全、繁荣和民主的国际环境。

为此原因，我请参加本次公开会议的各位代表以互动方式并着眼未来讨论最紧迫的问题，以期共同确定联合国和这里代表的各区域组织如何制定一个能够满足局势要求的行动路线。

为了推进互动对话，邀请了秘书长和区域组织代表各自发表 3 到 10 分钟的简短发言。将给他们 3 到 5 分钟的时间回答安全理事会成员所提的问题或评论。各区域组织代表发言之后将有两位安理会成员作 3 到 5 分钟评论或提出问题。

我欢迎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出席并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部长先生，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本次安理会会议。

主席先生，感谢你及时采取行动，安排本次重要会议。我们显然处于国际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我高兴地看到如此众多的区域组织代表来到这里。这表明我们都愿意为解决我们大家所面临的挑战而制定共同战略。

全球不安全感很少象今天这样强烈。同样，各国人民和民族也比以往更为强烈地希望建立一个以国际法治为牢固基础的和平和安全框架。该框架必须能够对我们迅速变化中世界的种种挑战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

我们生存在前所未有的财富同严重的贫困共存的世界。全球化给某些人带来机会，但同时又排除了众多的其他人。相互依存和开放边界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而不容忍又使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远。科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然而爱滋病每分钟都在使 1 名儿童丧生。技术进步使我们能够瞬间同千里之外交流，但同时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的工具，帮助他们计划在瞬间内使数千人丧生。

我可以继续这样历数下去，但我不打算这样做。我们大家必须明确，在 21 世纪，我们所面临的许多挑战是全球性的。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到小武器贩运，从气候变化到致命的新病毒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威胁我们的稳定和我们的生存的潜在能力。

这些问题并非联合国议程上的新问题。但对于许多人来说，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之后，它们成为更加严肃和痛苦的焦点，现在由于伊拉克的战争更是如此；全球人民通过他们的电视屏幕在实地关注着这场战争。

然而，尽管在全球已普遍存在着脆弱和不确定的感觉，人民和各民族依然希望加强稳定的基础和在我们的共同人类周围团结起来。人民寻找坚持共同原则和保证多边解决办法的体制和体系。他们指望着联合国。他们寻找将《联合国宪章》所表达的理想变成现实的途径；《宪章》确立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漫长而时常是悲剧性的人类历史的结果。

我们的组织尽管存在着真实的和被认为的不完美性，通过以下方式积累了处理一系列危机的独特经验：为数以百万计有需求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济、帮助人民在武装冲突的废墟上重建他们的国家、促进人权和法治、参加被视为制造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基本组成部分的许多其他活动。

在所有上述努力中，联合国在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多多少少地都依赖了区域伙伴。在过去几十年的动荡中，我们共同学到了很多东西，需要将一种集体的不安全感转变成集体的安全体系。这正是《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宗旨，该宗旨指导和激励了安理会今天的会议。

现在我们需要再次加倍努力，找到共同点和目的。我们需要努力建立一个有效和相互加强的区域或全球机制网络，该网络具有灵活性并能对我们今天所生存的现实作出反应。

联合国准备同你们各区域组织在这一基本任务中共同努力。今天的会议能够为我们的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为了世界人民的利益，我们必须使这一伙伴关系获得成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和他对我讲的客气话。

舒马赫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们非常欢迎墨西哥的主席有关讨论同《宪章》第八章相关问题的倡议。我愿提醒各位同事，这符合 1945 年联合国旧金山创始会议的传统，当时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以查普尔特佩克法案为基础在起草《宪章》该章时发挥了关键作用；法案于前一个月，即 1945 年 3 月在墨西哥城通过。主席先生，因此你的行为非常符合优良传统。

毋庸置疑，我完全赞同并在发言中将遵循晚些时候将要作出的欧洲联盟的发言。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自动控位。特别是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预防冲突和同联合国合作领域大幅加强了它们的能力。

可以从秘书长自从 1997 年至 1998 年以来的年度报告中看到联合国同区域组织之间关系的充满希望的发展过程，我认为我们特别应该感谢现任秘书长的倡议，使第八章的潜力现在似乎正在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而展开。

我将谈几点意见，以期积极促进目前这场辩论；这场辩论是联合国整体改革进程的一部分；该进程自从千年大会以来有了特别发展并强调了本组织今天依然是多边合作的重要基石。

我的第一点是，虽然联合国在过去十年中不断扩大和加强处理冲突的手段，从预警到预防，从维持和平乃至冲突后建设和平——人们对联合国的期望显著提高。

秘书长刚才提到，我们面临的许多挑战都具有全球性、有可能不仅危及我们的稳定，而且也危及我们的生存。联合国——无论在后勤方面还是在财政方面——都根本无法单独对付这一层面上的挑战。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彼此支援和加强互补交流日趋重要。

第二点是，尽管如此，联合国仍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安全理事会是处理国际冲突的核心论坛。如果扬弃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至高无上地位，《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法基础就会受到怀疑。任何其他制约肆意暴力行为的公认法律基础都不复存在。

如果要维持国际安全制度的法律基础，区域安全行动就仍必须得到安理会的授权。

第三，为了使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至高无上地位同区域组织的相辅相成作用相互协调，我们强烈建议安理会定期同区域组织进行实质性对话。我们也许已能够在阿里亚方法框架内进行对话。

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重要问题作为摆脱阿里亚方法和其他方法等安理会陈规陋习的起点，这些方法无助于提高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和效率。

在听取大会安理会改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进行九年辩论后，我认为我们今天需要给该机构工作带来一些新鲜空气。

第四，出于许多原因，安全理事会必须改善和加强同大会的对话渠道。就此而言，我们已经走上正轨。就区域组织而言，《宪章》通过在第 52 条第 4 款中提及第 35 条，本身就表明了第 52 条——即第八章主要条款——同大会责任之间的联系。

大会目前正在参与一个重要的进程，旨在审议并进一步制定一项预防冲突问题的决议草案。安理会和大会之间的对话对这两个机构都有助益，它可以成为区域国家的预警机制，对安全理事会来说也是如此，可以成为一种信息来源，表明区域在影响和控制新生危机方面具有的机会与限制。

最后，让我谈谈非洲问题。稍后我们将有几位来自非洲的重要人物发言，特别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代表，西非经共体已经在安全理事会的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行动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要再次对旨在通过泛非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建立和加强非洲安全结构的各项努力表示欢迎。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千年宣言》中作出的承诺，并仍致力于在预防冲突领域加强非洲的能力，加强技术援助和财政援助，以便使非洲国家和区域次区域组织能够按八国集团领导人在卡纳纳斯基斯制定的《非洲行动计划》的规定，到 2010 年更有效地参与非洲大陆预防和解决暴力冲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德国代表对我国的作用所说的友好话。

加斯帕尔·马丁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荣幸和高兴地看到你再次来此与会。我认为如果墨西哥同意的话，我们应该更长久地把你留在这里，因为你主持会议非常值得欢迎。

我要对主席墨西哥主动安排本次重要辩论表示非常赞赏。我还要表明，秘书长刚才基调讲话所载有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它对今天本次会议和我们安理会的未来都十分重要。

危机时刻特别适于思考，主席先生你提议今天从事的工作恰值一个最适当的时刻。世界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其后果可能非常深远，并可能远远超过我们这一生。

区域组织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联合国宪章》——在第八章中——对此做了充分规定。但区域组织不能取代联合国这个全球性组织的作用和特点。相反，区域组织乃是中间结构，使这个复杂世界得以在区域一级进行合作与协调。区域组织同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组织之间的互动方式过去曾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今后仍将如此。

实际上，区域组织的作用取决于它们的团结及其可靠的区域协商一致。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尤为如此，因为区域协商一致通过指导其辩论对安全理事会颇有助益。区域协商一致如得到考虑，终将改善各项旨在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及其可持续性。

在南部非洲，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发挥了关键作用。其由来深深地根植于当时前线国家的信念之中，这些国家的政策旨在促进非洲自决事业。它们都曾参与制止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境内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这些都得到安全理事会的详细文件记载，并在安理会多项划时代决议、进程和使命中得到承认和反映。

今天，南共体仍在该区域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以及促进其成员国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南共体成员通过积极采取各项政策和措施，抑制叛乱集团对安哥拉人民发动战争的能力，也在解决安哥拉冲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此外，他们的政策确保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本组织进行了积极的参与，为进行对话发挥了关键作用，导致全国和解政府最近的任命，同时捍卫了把该地区团结起来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

最近的事件可能排除国际关系格局中的根本性改变。我们认为，各国应当作出一些决定性的政治决定，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会议的议题，秘书长和其他发言人谈到了这项议题。另外，《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也明智地确定了一系列处理这个议题的规定。

我们相信，以各国的政治意愿和承诺为基础的区域安排有着巨大潜力，未来的区域组织能够发挥根本性和日益扩大的作用，保证地方争端的和平解决，并全面保障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等的世界。通过在区域和分区域组织范围内加强政治和经济合作，各国将为捍卫其利益，主权以及单独和集体安全做好更多的准备。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包含了有关区域安排的规定、其在维护和平方面的作用以及同安全理事会的关系。联合国比以往更加需要发挥关键作用，鼓励和促进成员之间的对话，以便达到加强区域组织并使其能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目标。我真诚希望，我们今天上午的会议将对重申和澄清这样一个作用作出重大贡献，尤其是确定今后几年的道路。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安哥拉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塞萨尔·加比里亚先生。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加比里亚先生（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墨西哥外交部长向美洲国家组织发出邀请。毫无疑问，本次会议是及时的，因为我们最近看到，不能孤立地实现和平与安全，而是需要作出决定、要有持久的政治意愿、资源和牺牲。我们美洲国家组织承担了《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规定的责任，该章允许区域组织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对我们而言，这包括防止地方争端发展为国际危机的任务。

在美洲，自 1890 年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些政治机构和工具，总的说来，使我们能够维护和平与安全，尽管我们在冷战期间遇到一些问题。我们这样做的方法是建立一些帮助我们从根本上和平解决争端的工具。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在如何把捍卫民主作为我们半球的和平与安全的支柱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谅解。我们确保捍卫民主和保护人权的工作符合《宪章》所载的原则：不干涉、自决、国家的法律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首先是争端的和平解决。

同时，特别是在 1990 年代，我们也举行了一系列有关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的会议，大大帮助了我们解决许多区域争端。这也使我们能够进行一个一体化的进程，其基础是区域工具和我们设法通过贸易实现的本半球的一体化进程。我们正在解决许多区域分歧和争端。

今天，我们可以说，美洲面临的安全方面的主要挑战是非军事性的威胁。在今天的美洲，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恐怖主义、毒品贩运和非法军火贸易。另外，在加勒比国家，自然灾害是对区域安全的最大挑战。面对这种非军事性的挑战，我们设立了一系列区域工具。

几个月前，我们曾有机会到安全理事会来描述我们如何处理在美洲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事件如何导致我们做好相对充分的准备。在过去十年里，我们举行了两次反恐大会。我们制定了行动计划。我们建立了一个美洲反恐委员会。当这些事件发生时，我们能够迅速建立一个秘书处，就一些我们曾有机会在这里作解释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在财务问题上我们特别强调合作。通过这样做，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组织内的一个机构：美洲毒品管制委员会。该委员会使我们能够特别就洗钱之类的问题进行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利用这些机构和机制处理恐怖主义问题。

正如我说过，我们在我提到的委员会内部处理毒品贩运问题。首先，我们在所有美洲国家组织之间制定了一项战略。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多边评估机制。今天，存在着更多的信任、共同的语言和一系列考虑到毒品使用和生产的所有方面的战略。我相信，我们

已经消除了在我们半球曾经存在的大量对抗性语言，并代之以合作的语言。

关于洗钱问题，我们在处理它与恐怖主义的联系方面具有丰富的区域经验，我们与其他组织——例如美洲银行——建立了联系，这些组织与我们密切合作。我们为金融情报部门制定了培训课程。尤其是，我们得到了欧洲联盟以及西班牙、法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援助，这些援助非常有用，使我们能够处理这种非军事性质的挑战。

我还谨指出，在美洲系统中，我们还建立了各自治人权机构，其中包括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这些机构为处理人权问题、特别是处理军事独裁政权统治之下的人权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近期，这些机构协助保护了一系列新权利。关于武器非法贩运和制造问题，在墨西哥的援助下，我们现在已经制订第一项关于武器非法贩运问题的区域公约，该公约已经完全生效。

在美洲，我们还建立了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工具：美洲司法部长会议。会议的宗旨是处理非军事性质的威胁和跨国组织所犯的罪行。这是在美洲各国法律和司法合作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这种合作使我们能够处理若干不同的问题，其中包括腐化问题。

此外，在过去 15 年里，在杀伤人员地雷成为一项世界性问题之前，我们已经在美洲系统内学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1991 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在 1980 年代发生长期冲突之后，我们在中美洲各共和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扫雷任务。现在，那里已经实现和平，我们已经扫除其中多数国家的地雷，不过有些国家——例如尼加拉瓜——仍然需要一段时间。在最近几个月里，我们进行大量的努力，以销毁武装部队持有的地雷。今年，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秘鲁共销毁了约 50 万枚地雷。在秘鲁和厄瓜多尔，我们还正在处理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

1994 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举行美洲国防部长会议。这是一个常设机构，其宗旨是处理建立信任措施问题、国防白皮书以及遵守《联合国常规军备登记册》和我们自己的登记册等问题。我们已经制订一项战略军备透明度公约。我们已经建立信任、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气氛。在过去几年里，我们还审议了预防冲突问题。

我们努力处理各种问题，在某些情形中，我们的目的是保证在向国际法院或仲裁机构提交案件时-例如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问题，我们遵守建立信任措施。我们还在各国进行谈判——例如伯利兹和危地马拉最近举行的谈判——时担任调解者。

我谨指出，我们主要通过和平手段努力预防冲突。我们在传统文书——《美洲互助条约》——方面取得了进展，在美国受到攻击时，我们曾经启用该文书。自从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安全威胁，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文书，作为处理这些威胁的框架。为此目的，为了执行这些文书，我们订于五月在墨西哥举行一次安全问题会议。

在结束发言时，我谨再次感谢墨西哥外交部长组织和召集这次会议。我还感谢秘书长，美洲国家组织极为尊重他。

巴尔德斯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和墨西哥代表团召开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正如前面的代表指出，这符合自联合国建立以来拉丁美洲采取的区域做法和愿景，符合这种最佳传统。这次会议是在对联合国和国际制度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时刻举行的。显然，我们需要深刻和认真思考，在今后几十年里，我们希望国际制度具有什么样的特色。

我还感谢我的朋友秘书长，感谢加维里亚前总统向我们介绍情况，他全面讨论了美洲安全议程。他透彻地讨论了我们目前面临的安全威胁，全球化加剧了这些威胁。地方性问题已经全球化，现在，个人和团体国际网络牵涉到这些问题之中，地方当局无法管制这些个人和团体。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主要战争包括：打击恐怖主义，正在迅速国际化的各网络在残酷

地推动恐怖主义活动；打击毒品非法贩运和使用，毒品既毁灭生产国，也毁灭消费国。军火贩运助长所有这些活动。这些现象互相依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打击这些现象的斗争将极为复杂。

各区域组织与联合国进行合作，作出努力，其作用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区域和次区域政府间安全机制极为重要，极为有用。应该在《宪章》第八章的框架内，通过与安全理事会建立积极和活跃的关系，促进各区域组织——例如聚集在这里的各组织——开展富有成果的活动。显然，这些组织与安理会建立密切的协同关系显然有好处。在联合国，我们可以获得合法性，可以克服我们的恐惧和担忧，打破阻碍合作的联盟，从而促进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正如加维里亚先生所指出，在我们地区，人们日益认识到，打击这些祸患的斗争与争取发展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例如，对恐怖主义的道义谴责不应该使我们忘记这些现象的根源这个基本问题，这些根源在各地区不尽相同。贫穷、边际化，日益绝望、各政治阶层腐化和各种机构失去价值，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因素都助长了我们大陆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祸患的发展。

如同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所讲，我们地区的威胁是非军事的。那么显然解决方案也不是军事的。因此，美洲国家组织制定了民主契约并刻意努力保卫民主，强化机构以保护人权并增进美洲的法律合作，这是重要发展，使我们能解决与良好治理和同腐败斗争有关的问题。然而，我要再次指出，我们存在欠缺的方面是解决不平等和提供教育、医疗和人的尊严。这一缺点迟早会对同我们大陆和平和安全有关的所有问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我以为美洲国家组织最近在预防冲突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十分期待将在墨西哥举行的会议，我们将有机会审核迄今为我们发挥作用的大陆范围的安全机制，以进行必要改革使我们能着手解决我们地区和世界面临的新挑战。拉丁美洲、美洲国家组织和美洲国家体系充分意识到其全球责任。我们必须通过努力解决全球性事物承担起我们地区和我们这部分世界的责任。

我在结束发言前想问非统组织秘书长能否谈一下他如何看待加强安全理事会与美洲国家组织之间的协同作用。我还想请他更详细地说明定于五月份在墨西哥举行的半球安全特别会议基本目标和原则。

威廉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也感谢加维里亚先生有见地的看法。

美国致力于美洲国家组织成员身份并认为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增进和平和安全方面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限制联合国的一个因素是它与许多成员国过于疏远和过于官僚，这是其创建者没有想到的，成为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联合国在努力对全球各个角落的问题作出反应时往往资源匮乏。区域组织相对于我们这些在纽约的人来讲对区域局势有更大的切身利益和敏感度，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邻国的危机不久会变为自己的。

区域组织协助对成员国摊派责任，从而加强国家解决地区问题的意愿。区域组织彼此之间能彼此借鉴的东西很多。从监督选举到警员培训，从经济发展到地区执法、边境控制到确立法制，技术专长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这次会议的有价值结果就是制定分享这种专业技能的系统方法。

我想问加维里亚先生，在他考虑我们地区以外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时是否认为存在这样的领域，这里美洲国家组织开发的技能能被其区域组织所用，并且是否存在同联合国合作的模式以供其它国家酌情使用。

另外，我还要简单提及两个方面，以便区域组织同联合国开展合作。

首先，联合国应更多依赖区域组织担负维和努力的责任。在这方面，我称赞非洲联盟设立和平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以解决并处理非洲大陆的冲突。我向非洲联盟代表提一个这方面的问题。若干非洲国家面临国内不稳定和冲突，它们虽然没有对和平和安全造

成直接威胁却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安全理事会负责这些问题，而通常需要的是协调的政治和经济途径。几内亚比绍就是一例；另一个是中非共和国。非洲的新和平和安全理事会能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发挥什么作用？

美国将继续支持发展次区域组织和非洲军方在防止、减缓和解决冲突与危机方面的持续能力。与八国集团旨在加强非洲维和能力的行动纲领相一致，美国会协助增强目前的和平支柱活动及长期培训和基础设施需求；因为那里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表现出希望和会员承诺感。例如，美国曾高兴地提供了 1 千多万美元协助南非在布隆迪的努力，那里的南非维和人员一年多来帮助维持了不稳定的和平进程。

也在非洲联盟方面，人权暴行问题与有必要结束非洲国家的免罚文化也摆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面前，比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永久解决这类冲突需要由这些国家的人民和过渡政府确立负责制和正义。为此目的他们需要帮助以发展其调查和司法能力和设立调查委员会的能力。非洲联盟已建立处理人权问题的部门。非洲联盟在象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等地帮助解决过渡司法问题时能发挥什么作用？如果象非洲联盟这样的区域组织协助实况调查法庭而不是让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完全掌握其运作，正义是不是得到更好的伸张？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成员国在科特迪瓦最近的危机中发挥了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作用并发展了胜任的军事小组。美国还协同法国、联合王国及其他国家向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的部署提供了重要支援。这项价值超过 450 万美元的支援包括部队和装备运输以及美国提供的装备的给养，譬如车辆、发电机和电台等。

日趋成熟的区域组织提供的捐助支援必须多方面，并应视成员国的真诚努力而决定。有意义的是，联合国已经将同区域组织合作的意义正规化。安全理事会才通过的第 1474(2003)号决议要求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帮助索马里各派和该地区各国努力充分执行武器禁运，因为它是索马里全国和解进程的重要部分。

由于武器、毒品和钻石贸易造成政府不稳定并破坏非洲的和平和安全，区域努力会越来越重要。在这方面我向西非经共体代表提个问题。安全理事会在处理西非小武器问题上花了很多时间。西非经共体对西非小武器和轻武器的进口、出口和生产暂停也始终在我们讨论中被认为是制止武器流通的最有力手段，而且安全理事会在其若干决议中已经核准此暂停令。但是暂停令及其执行条例却未有效发挥其应有作用。原因何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似乎是西非经共体没有建立起它们曾承诺建立的监测和执行机构。联合国秘书处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推动这些机构的建立？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正与非洲其他地区的区域和分区域行动者密切合作，尤其是为了加强非洲部队派遣国的能力。开展这些努力并不是为了取代非洲国家对该大陆维持和平行动的参与，而是确认非洲国家的进一步参与和责任。最近维持和平行动部与非洲国家国防参谋长之间的会议是在多边一级建立加强非洲维持和平能力框架方面采取的一项重要步骤。

区域组织可以同联合国一道开展努力的第二个领域是打击恐怖主义，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我们看到联合国已调动起来，打击恐怖主义威胁。但是为了确保效力，联合国也必须在区域一级打击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独控制本国的边界；它必须得到邻国的积极合作。非洲联盟对肯尼亚境内恐怖主义攻击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对印度尼西亚境内爆炸事件的强烈反应表明了区域一级对恐怖主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确认。

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3 月 6 日的特别会议显示，各国际组织——包括全球、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在世界范围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方面可发挥重大作用。有 65 个此类组织参加了这次会议，它将有助于巩固区域关系，提升这些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重要性。

美国感到高兴的是，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同意在华盛顿举行区域和分区域组织的后续会议。我们期待着在这项主动行动中向美洲组织提供支持。

各区域组织，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都赞成第 1373(2001)号决议。它们草拟了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计划，并设立了特别反恐机构，以帮助成员国执行该决议。我希望听一听它们计划如何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

非洲境内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包括非洲联盟、西非经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必须为其成员国提供帮助，鼓励它们优先重视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和各全球/职能组织合作，改进非洲国家的反恐能力，并加入所有 12 项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公约。

诸如八国集团、金融行动工作队和各国际金融机构等组织都制定了标准，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做法，这对于联合国会员国、各区域组织以及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单独和集体地致力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来说，极有帮助。眼前的挑战将是确定行动路线：根据实际经验来制定出最有效的合作方式。

归根到底，各国必须承担责任，解决困扰各区域的冲突。通过在区域一级处理各种问题，各国可自豪地说它们履行了对邻国和本国人民的责任。如果成员国能够真正代表它们的人民，那么各区域组织就是极其成功的。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塞萨尔·加维里亚先生阁下作三分钟的发言，他将对智利和美国代表提出的评论和意见作回应。

加维里亚先生(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认为，我们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对其他区域组织可能有帮助。具体来说，例如在恐怖主义领域，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我们已取得一些重大进展，并且已建立一种普遍的合作环境。我们商定了一项公约，而且许多国家已批准该公约，其根本侧重点在于合作以及对联合国公约所产生定义的接受。我们没有把精力浪费在给恐怖主义下定义上，而是侧重于合作的重要和关键方面。

在准则以条约形式得以体现的时候，政治合法性便在各国得到极大加强。在美洲，我们在处理各种有组织犯罪行为时，这一合作也牵涉到一系列不同方面。例如，我们面临与金融保密和庇护权有关的问题。有许多方面只有在一项公约或条约对其作了规定情况下才能保持合法性——这是其效力的一个前提。

很自然，美洲组织的所有国家都尊重和致力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我们开展工作所依据的原则就是：完全接受这项决议。我还认为，在美洲体系中，我们有已使用数十年的解决争端机制，而此种机制可能对其他区域有帮助，尤其是因为我们美洲体系不要求使用武力；我们完全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这是我们的根本侧重点，我认为我们已取得一些实际结果。

我们在冲突后局势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想谈谈其他区域组织在某个时候可以探讨的一个经验：只使用文职人员来解决冲突后问题。在尼加拉瓜的对抗和国内冲突结束后，美洲组织的一个特派团只使用文职人员就遣散了 22 000 名武装人员。我知道这并非在所有情况中都能做到，但在美洲，我们采用了这一办法。我还认为，这可成为对其他组织有用的一个重要经验。

关于恐怖主义问题，在安全理事会这里举行的会议上，我们承诺与其他区域组织和联合国合作，对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以及我们就各组织经验所进行的讨论开展后续行动。我们充分准备在美洲体系内举行这样一次后续会议。

最后，我理解，对于《美洲国家禁止非法制造和贩运火器、弹药、爆炸物及其他有关材料公约》，墨西哥已通过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在这方面采取了主动。但是我们组织也正在做一件令人非常感兴趣的事情：我们正在协调有关打击贩毒、边界管制、洗钱和

金融结构的文书，并且正在设立能够为所有国家服务、可供所有国家使用的数据库——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试验性经验。但是，我们正在协调法律和司法合作，并且正为此每年举行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会议，以处理目前已经十分普遍的各种犯罪。正如智利代表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使这些犯罪行为更加猖獗。但是，通过利用这些文书来打击所有这些犯罪行为，利用反腐败公约中设立的网络以及利用它们来打击贩毒和恐怖主义，我认为我们正在制定一种可能会令人感兴趣的办法。

我们也考虑到了美洲组织地区内的各区域组织。加勒比有自己的组织，我们正在就加勒比的金融方面进行工作。我们也在中美洲进行工作，中美洲有一项关于安全与民主的条约。在南方市场，在安第斯地区，它们有自己的关切。我认为，那里有一系列也许为其它区域组织所兴趣的因素。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的澄清。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萨先生(以阿拉伯语发言)：请允许我表示我高兴地参加安理会会议，这是我当选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来的第一次，而且是应墨西哥主席的邀请前来的。主席先生，本次会议基于一项体现出你作为墨西哥外长的思维的主动行动。因此，我祝贺你主持 4 月份的安理会工作，以及你所发挥的显著作用。我祝愿你的努力取得成功。我也高兴地祝贺你的前任几内亚外交部长和常驻代表在极为困难和复杂的环境下所作出的努力。

当我在 3 月中旬收到参加本次重要会议的邀请时，伊拉克危机正处于一个极其关键的阶段。当时已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战争，强调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威，并防止安理会失败和瘫痪。人们应当记得，当时安理会的机制，特别是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证明有可能成功地监测怀疑在伊拉克存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曾希望，我们的会议将于 4 月份举行，同时安理会履行其在《宪章》之下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而且它会代表国际社会行事，履行其职责之下的各项义务。

事实上，安理会当时拒绝允许或授权一个国家对伊拉克宣战是正确的。安理会当时拒绝确定对伊战争的合法性也是正确的。一旦战争开始，安理会的作用就被完全放弃了。三个多星期来，战斗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但安理会依然保持沉默，而这种沉默严重地影响了其信誉和作用。更有甚者，它影响了联合国在《宪章》之下受委托的集体安全体系的信誉、以及安全理事会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项决议的信誉。

这种局面触发一次关于安全理事会作用的不光彩的辩论，这是完全正常的。一些国家认为安理会在新的事态发展中不能发挥维持和平的作用，并正在试图使之边缘化，而另一些国家则认为，安理会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一些国家希望安理会恢复其被委托的作用，希望重申这种作用。另一些国家认为联合国作为一个整体的作用正在下降。鉴于这种国际局势，以及左右全世界战争与和平并使局势偏离国际合法性现有标准的种种企图，难道这不是可以预料的情况吗？发生这种情况，只会损及联合国——该组织本身以及整个系统。

我们本希望今天在安理会主持下举行会议，解决各种问题并主张在面对威胁时应当维护安全与和平。因此，我们不禁想到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各项原则。这些原则是否已经受到侵犯和威胁？安理会的立场是什么？其作用何在？从事情的发展方式来判断，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仍然能够根据《宪章》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信赖地委托给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可否承认——或者它是否已经承认——武力是合法性的来源，或者可以取代合法性？这种反省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当中，在危险迫近的时候，在其领土或其邻国领土的稳定、和平与安全面对

威胁的时候，它们不再觉得安全理事会是其可以求助的安全避难所。

尽管我们和上述其它国家对安全理事会的作用持保留意见，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安理会受到藐视。我们不能接受其作用被限于修复战争的破坏，从而将之降低成为并非其所制定政策的一个执行机构。我们不能接受安理会被迫面对结果，而不是首先解决其根源。从许多方面说，这是一个危险的进程，丝毫不是因为这样做使安理会失去预防外交作用，失去履行其《宪章》任务——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而是因为这样做在战争结束后会使战争后果合法化。我不能想象安理会的任何成员会接受这种情况。常任理事国并没有受权这样做，非常任理事国的当选并不是要见证安理会的价值被降低、其作用受损害。

我以阿拉伯国家联盟代表的身份来参加本次会议。同国际体系的其它组成部分一样，阿拉伯联盟目前正受到严厉的抨击，这是由于中东令人不安的情况，突出地体现在对伊拉克的侵略、以及不对巴勒斯坦问题达成一项公正、平衡与和平的解决办法和不对阿以冲突达成一项公正、全面与持久的解决办法的蓄意做法。然而，阿拉伯联盟确实发挥了人们期待它发挥的作用，对该区域在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区域安全问题方面日益恶化的政治和安全局势作出反应。所有这些任务体现出我们支持和促进《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以及关于安全理事会和各区域组织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作用的条款。

至于巴勒斯坦问题，安理会也许清楚地知道，阿拉伯国家联盟曾在最高级别——即阿拉伯国家国王和国家元首理事会——决定发起一项直接的和平主动行动，呼吁制止阿以争端并与以色列缔结一项保障该区域所有阿拉伯国家安全的和平协定，条件是以色列将承诺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出，致力于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并接受在 1967 年 6 月 4 日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这就是中东这个区域组织，即阿拉伯国家联盟在一个与该区域内外及世界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上的决定。

安全理事会对正式向它提出的那项重要倡议的立场是什么？安理会并没有作任何努力。该倡议只是在安全理事会第 1397(2002)号决议中一笔带过。此外，在阿拉伯-以色列争端中，并且除了这项倡议外，阿拉伯联盟成员国一致承认，在国际合法性框架内所追求的公正和全面和平是阿拉伯国家的战略选择。这要求以色列作出坚定的承诺。

安理会有没有利用这项倡议？安理会是否试图根据这项倡议采取行动，从而使和平进程免遭推行双重标准政策的一些调解人显然对冲突一方偏袒性的支持所固有的危险？安理会做了哪些工作以制止以色列对这些决议的完全无视和蔑视的做法？安理会再一次无所事事。这是安理会的另一次失败。

至于伊拉克，从伊拉克 1990 年入侵科威特的第一天起，阿拉伯国家联盟就明确地、坚定地发挥了其作用。在 1990 年 8 月，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在其开罗首脑会议上通过一项极为重要的决议，重申了阿盟对同月早些时候通过的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承诺。阿盟谴责了侵略行径；强调它将不承认侵略的结果；要求侵略军撤至其在 1990 年 8 月 1 日之前占领的位置；重申对科威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以及支持科威特为解放其领土采取的措施。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的这项决议在 1991 年使解放科威特的阿拉伯和国际联盟合法化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阿拉伯国家联盟与阿拉伯外交集体地努力，为支持安全理事会核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任务做了重大的努力。它进一步努力确保，当核查人员返回伊拉克时，他们的工作和行动自由将得到保障——这一项努力在安全理事会第 1441(2002)号决议中受到肯定。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使安理会有时间和正当的理由反对去年强烈追求的军事选择。直到今年 3 月 20 日，在未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这一军事选择终于具体化。

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支持旨在执行安理会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各项决议的国际努力，安理会的阿拉伯成员叙利亚投票赞成第 1441(2002)号决议就表明了这一点。该决议得到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因为他要求执行国际合法性决议，与此同时既不含蓄地、也不明确地触发战争。

当和平解决危机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而战鼓开始越捶越响的时候，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立场坚定，明确表示反对进攻伊拉克，或者威胁任何阿拉伯国家的安全。理事会要求在国际合法性框架内和平解决伊拉克危机。这是于 2003 年 3 月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的结果，正如 2002 年 3 月在贝鲁特举行的首脑会议的结果一样。

换言之，阿拉伯国家联盟对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这一冲突正在激烈地进行，并且只有通过公正的、均衡的和平才能结束——以及对将在伊拉克境内和区域一级引起严重事态发展的伊拉克局势的官方立场是支持国际合法性，这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实现公正与安全从而实现稳定与和平的唯一途径。

除了处理这两个重大问题外，阿拉伯国家联盟还确定了中东区域安全的框架远见。这一远见只能够通过毫无例外地在该地区消除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解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朝着根据按照《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687(1991)号决议(该决议使遵守具有强制性)第 14 段的规定使中东地区成为一个无核武器区跨出的一步。

我要坦率地谈论以色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问题，以及需要处理这些武器构成的威胁，并且使这些武器受到核查，作为最终导致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初步措施，从而避免在那里发生军备竞赛。

因此，阿拉伯国家联盟正寻求加强其在预防、管理以及和平解决争端中的区域作用。阿拉伯联盟部长级理事会最近建议为此目设立一个阿拉伯机制，我们正计划尽快使该机制开始运作。此外，鉴于其成员国重视打击恐怖主义，阿拉伯国家联盟任命了一名协调人，负责协调我们的努力和安理会反恐委员会的努力。目前正在努力加强我们在各领域，包括裁军和民间社会领域中的人力资源能力。

此外，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同联合国合作下，在为评估其成员国的人力发展而进行第一次阿拉伯努力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其目标是制订一项全面的远见，以协助我们成员国个别地、集体地处理其脆弱性，并且根据区域和国际优势处理这些脆弱性。为了重新发挥其作用，阿拉伯国家联盟正试图起而应付挑战，并且对我们时代的要求作出反应。然而，这一努力必须符合联合国宗旨，并且必须在同其各机构的合作下进行。

《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集体安全制度是以牢固的原则为基础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各国遵守国际法；安理会致力于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以及在追求《宪章》第 52 条确定的目标时同各区域安排合作。

在努力应付该制度面临的挑战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迄今为止经受了时间考验的这一制度目前正面临对其权威的最严重挑战之一。绕过法律和《宪章》，以及在国际合法性范围之外优先使用军事武力几乎司空见惯。一些人甚至正考虑如何使占领成为法律，以及如何使外国军队能够管理一个独立国家。现在正要求安理会随大流，并且使这些通常被视为已一去不复返的东西的事例合法化。这对国际法未来是一个极为不祥的征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宪章》所载的制度将可能崩溃。联合国不能使一个在违背有关人民意志的情况下，作为军事入侵的结果扶植起来的政府合法化。合法性是人民接受其政府的产物，而不是外国军队作出的一项决定的产物，也确实不是一个国际组织，即便是像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组织所制定的计划的产物。

《宪章》第八章允许区域组织和安排有很大的控制和解决争端的周转余地，但指出，安全理事会仍然

负有首要责任。然而，事实是安理会并未平等地对待所有区域安排。尽管安理会可能给予某一特殊区域组织帮助预防或解决危机的机会，却可能在类似情况下忽视另一个区域组织。我们认为，集体国际安全制度在今后岁月中的适当运作，将需要安理会有效利用各区域组织在处理各种危机方面的帮助。

最后，主席先生，你在开始介绍正在审议的项目时，强调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长期或新的挑战的严重性。你呼吁与会者调集其努力以战胜这些挑战。你和秘书长都提到了维持和平、缔造和平和建设和平行动的重要性，你最后呼吁我们都在国际和区域一级参与防止、管理和解决冲突。这是符合逻辑的而且能够被接受，然而现实和目前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同的和更迅速的机制。

我们中间那些老练的政治家——深谙国际关系并注视区域冲突及联合国在这些冲突中的作用——指出这些设想几十年来在字面上已经被那些年复一年地坐在这个议席上的人们所熟知。我确实担心我们正走在一条我们的前辈所走的道路上，而我们最后的结局是同样的建议，只是受到轻蔑。

当然，我们被迫面对一种既成事实；我们都意识到伊拉克境内的战争是一次危险的国际冲突。其第一章或许已经过去，然而肯定会有更多的篇章。无论以何种掩盖出现的外国占领，都迟早会带来革命，尤其是整个区域的情绪非常高涨。该区域的人民已经怒不可遏。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却未能按照《宪章》的权限而处理这一冲突。这种失败威胁到我们集体安全制度的核心。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局势既是新出现的，又是严重的。诚然，安全理事会的声音被压制，战争正在肆虐。这是一场实际的战争——一场各位成员能够天天观看的战争，好像是一场悲伤的电影。

更有甚者，一些人说这场战争只是将威胁整个中东区域的长篇戏剧的第一幕。仅此一点就使我们有责任不让本次会议陷入在其中通过建议的先前会议的类似命运。

我建议我们呼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类似于为处理像人权问题这种严重影响各个社会的问题所召开的其他会议。我们现在完全应该就国际和平、其维护和它面对的挑战而举行一次国际会议。

在这次会议之前应举行有关同一议题的区域会议。这种会议应由一个区域或一个地理集团举行，完成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筹备工作。它们还应审议集体安全制度在受到打击之后的地位，以期避免任何进一步的打击。

不能够而且不应当让国际和区域安全只由一个国家、甚或一个国家集团在联合国之外来定义。只要有可能压制安理会的声音并阻止大会发挥其作用，唯一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处理现存的问题。主席先生，我们希望安理会将在你的主持下提出这一设想，并在其他区域组织中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希望，这一设想不会被忽视，因为安理会和大会处在对区域和国际安全来说最关键的时刻之一。

阿克兰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履行一项愉快的责任，即欢迎你回到纽约和安全理事会。我们荣幸地在你的主持下参加这次会议。

这是一次关于贵国为我们的讨论所选择的重要议题的重要会议。我欢迎秘书长提出的周密的看法，并欢迎他的出席。我们还谨感谢各区域组织总干事的在座。

主席先生，我要通过你欢迎我的亲密朋友、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先生。我们非常认真地聆听了他的发言。

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理应提供一种集体安全制度。这一制度旨在保护弱者不受强者之欺。尽管安全理事会和《宪章》有不完美之处，但我们这些比更强大的国家更需要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国家，有责任甚至在这种困难的时代不做任何消弱其权威或质疑其存在能力的事。

我们确信，并不是安全理事会在目前的危机中失败。如果有任何失败的话，则是安理会的成员，尤其是掌握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未能在它们中间达成一致。

实际上，人们公认安全理事会为《宪章》第 42 条所设想的执行行动规定了很高的基准。我认为展望其他可能的危机，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面。

我要援引《国际先驱论坛报》昨天刊登的一篇文章。这是一篇对一位在越南死于疾病的联合国公职人员的讣告。文章在其中一部分指出：“联合国不是一个欺凌弱小者的组织，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组织，不是一种高傲的力量，并非无关紧要。”

即使我们认为法制已经被违反，却有责任努力在国际关系中恢复这种法制。我们这样做，不能质疑安全理事会的生存能力和实效。我们必须努力纠正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行动中所看到的缺陷和失败。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不仅对伊拉克、而且对中东和南亚等其他地区的未来都继续是非常重要的。安理会为这些地区通过了决议，建立了在这方面开展关系的合法性框架。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认为，区域组织只有在联合国原则的基础上和依照安全理事会决议所建立的合法性行事，才能有所助益，才能站得住脚。这应该成为区域组织的驱动力。

最后，我们认为，今后为解决世界各地的冲突和争端，我们需要建立混合的模式，这些模式包括直接卷入争端的区域国家，也包括大国、或许还包括安全理事会本身，因为安理会是能够提供解决区域冲突和争端的框架、合法性和权力的调解者。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在我请下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希望特别提及大会主席杨·卡万先生出席我们的会议。

汤姆森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们都在加深我们的理解。这一理解就是：在各个阶段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确保安全，这包括从防止冲突到维持和平、重建和建设和平，不是仅限于需要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在这种时候，安全理事会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广泛了。我们并不低估安理会现有的能力，也不低估过去几十年来这种能力的发展。但在发展目前需要安理会从事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时，安理会需要发展这方面的工具。

因此，联合王国欢迎主席先生采取主动行动召集本次会议，欢迎他亲自出席给我们以指导。区域和分区域组织是开展安理会工作的主要行动者。为使安理会的各项决定有效，我们必须加强与区域组织的关系，并酌情鼓励与区域组织加强关系。反恐委员会 3 月 6 日与区域组织一道举行的会议，就可能提供了这方面的某种模式。

我想分三个方面就我们如何从事这方面的事务提出些问题，这 3 个方面是：发展信息交流、发展能力和发展关系。我国代表团提出这些问题的意思并不是说什么也没有发生。相反，我们今天上午听了很多关于区域组织当前活动的介绍。但我们希望鼓励和今天在座的区域组织代表一道审查安理会是否做得很充分了。

首先是关于信息交流，因为改善信息交流能够加强决策。关于安理会向区域组织的信息流动，我们要问的是，区域组织对安理会的决议和决定了解有多少。是否有改善的余地？我们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送交所有的会员国。是否也应送交各区域组织？

接下来是区域组织的信息向安理会的流动。区域组织如何能够更好地回应安理会提出的信息与合作的要求，例如报告区域组织部队的活动情况或属于区域组织的国家执行联合国制裁的情况。

还有安理会与区域组织间信息的双向流动问题。我们认为，双方在更定期、更频繁地交流看法和资料方面是有余地的。因此，是否存在我们能够用来改善联络的机制、例如加强情况中心之间的交流？

最后，关于区域组织间的交流，如何改善对最佳做法的分享和转让？安理会能够做些什么给予鼓励？

关于第二方面的问题，即能力问题，我们认为，理解和发展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时可以利用的能力是会有所帮助的。同样，我们认为，理解和发展地方和区域争端解决的能力也是会有所帮助。我们安理会是否需要拓展我们对区域组织帮助解决新出现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能力的理解？我们安理会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北约。但我们是否忽视了一些实体，例如具有选举决策能力的民间社会组织或区域组织，或是否忽视了人权组织？

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如何帮助发展这些区域组织的能力，如何帮助发展安理会与这些组织一道工作的能力，使这些区域组织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解决对这些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否区域组织间不仅存在信息交流的余地，在能力建设方面也有余地？今天上午，我们听到美洲国家组织提出愿根据自身经验帮助其他的区域组织的建议。作为一名欧洲人，我想知道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否可以向其他地区提供更多的经验，世界其他地方是否可以效仿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的民事危机管理部分。

最后，关于第三方面的问题，即关系问题：交流信息和建设能力都能够落实。但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在如何利用这种能力方面或许还有进一步加强理解的余地。联合国能否与区域组织发展让区域组织帮助安理会努力问题上的一般性正式的理解？例如，区域组织和政治事务部之间的结构化对话应该就区域组织的资源补充安理会传统能力的问题达成理解。

作为欧洲联盟的一员，联合王国与欧洲联盟一道、特别是与法国一道致力于发展欧洲的危机管理能力，我们非常欢迎联合国与欧洲联盟在这方面开始进行对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姆雷·穆萨先生发言 3 分钟，回答提出的评论和提问。

穆萨先生（以英语发言）：我的确重视了巴基斯坦常驻代表和联合王国代表所发表的 2 点意见。

关于第 1 点意见，我愿指出，实际上我们需要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人们有义务尽一切可能预防破坏安理会的权威和该体制的信誉。阿克兰大使以不同的方式描述了同样的局势，他谈到安理会成员，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在履行其责任时的失败。这是以不同的方式说同样的话，但他选择这样说，即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安全理事会在其作用和信誉方面受到严重威胁。我同他一样希望安全理事会将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中心作用，但这需要反思并从过去数周里所发生的一切当中吸取教训。

关于联合王国代表所发表的意见，我完全同意他有关处理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互动关系方面的信息流动的发言。的确，我们必须制订一个体系，使得信息可以双向流动，以便使双方能够受益联合国和每一个区域组织能够得到的大量信息。

至于解决争端的能力问题，我们需要在解决争端时联手行动，并强调的确非常缺乏的同区域组织的合作。在帮助区域组织在安全理事会主持下根据其职权范围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方面我们能够和应该做些什么？安全理事会必须首先承担起职责，这样区域组织才能够帮助。我们需要在《宪章》框架内建立一个有关信息和能力方面的合作方案。

我认为，这将解决联合王国代表所提的第 3 点，即达成正式谅解，以便能够重视安理会的工作；这的确是它所特别需要的。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的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秘书长扬·库比什先生。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库比什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在作为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联合国塔吉克斯坦观察团团长过去曾经出现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之后今天再次来到安全理事会这里，现在我是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秘书长出席。主席先生，我谨代表欧安组织及其轮值主席荷兰的舍费外交部长感谢你邀请我们参加这次及时会议。

在 1999 年伊斯坦布尔欧安组织首脑会议期间，欧安组织与会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重申了

> “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及其在促进我们区域的安全与稳定方面的关键作用”。

他们还重申，欧安组织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一个区域安排，是在该区域范围内和平解决争端的主要组织和早期预警、预防冲突、处理危机和冲突后恢复的关键工具以及在该区域的协商、决策和合作的包容性和全面组织。

自从 1995 年开始以来，欧安组织工作的基础一直只是全面、共同和不可分割的安全概念。从这一角度来看，欧安组织同样促进人权、法治、民主机构、新闻自由、自由和公正选举——包括选举监督和监测——经济改革、善政和打击腐败，生态安全，以及更为传统的安全的政治和政治军事方面，包括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同小武器和轻武器相关的各项活动等等。诸如恐怖主义、贩运、跨国家有组织犯罪或种族和宗教歧视以及不容忍的现代世界所面临的种种安全挑战的多方面、跨边界性质要求多层面的指导方针和共同反应措施。

欧安组织一贯是一个独特的论坛，在其参加国之间开展包容性的政治和安全对话与合作，并在不同安全领域制订原则和标准；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面向行动和高度运作的组织。我们所能够利用的现实工具包括我们的各机构：国家少数民族高级专员、民主机构和人权办事处、新闻自由代表、秘书处以及议会大会。

大约十年前，欧安组织部署了其第一个特派团。目前欧安组织的特派团和实地行动成为该组织的标志。我们大约 4 000 名国际和当地工作人员在 19 个平民实地行动中工作，欧安组织预算的约 80%用于他们的工作。

迅速部署我们的特派团特别需要得到有力和可靠的信息技术支持的简单、可行和有效的资源管理解决办法。其核心是明确划定的职责和责任、欧安组织方案管理人员的作用和进程、机构负责人和特派团负责人。

为了加强该组织对现代安全挑战的反应能力，去年 12 月在波托举行的欧安组织部长级理事会作出了一些重要决定。欧安组织决定在今年制订一项欧安组织战略，应对 21 世纪对安全与稳定的威胁。战略将列举对欧安组织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并分析他们的变化性质和主要原因，规定欧安组织如何能够预防或反击对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并促进相关的国际努力。部长们还决定审查维持和平行动，以期评估欧安组织开展维持和平行动的能力和确定欧安组织可能介入欧安组织地区维持和平行动的可能选择。此外，将于今年六月召开的第一次年度安全审查会议将为加强欧安组织地区安全对话提供框架。

同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许多其他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情况一样，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问题已升至欧安组织议程的首要位置。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 2001 年在布加勒斯特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行动计划》和 2002 年波尔托部长理事会通过的《欧安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宪章》，都重申了指导欧安组织打击恐怖主义行动、支持联合国所领导各项努力的核心原则与办法。欧安组织一个月前刚刚向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区域组织特别会议报告欧安组织在反恐领域的活动和经验。

欧安组织近年来积累的对预防和打击传统和新生安全挑战至关重要的其他能力包括：巡逻、边界监测与安全、以及打击各类形式贩卖活动。进一步加强欧安组织在这些领域的工作，是 2003 年欧安组织荷兰当值主席的一项重要优先。例如，即将在布拉格召开的 2003 年欧安组织经济论坛将完全专门讨论打击贩卖人口、毒品和武器问题。

从目前具有警务因素的四个欧安组织特派团中，以及从秘书处去年成立的战略警务股获得的专长中吸取的教训，目前正在使欧安组织得以在各个改革、培训、能力建设和体制建设等领域全面落实警务援助工作。

欧安组织因其广大会员支持、其对安全问题采取的全面办法及其已经证明的行动灵活性，已在制订和迅速部署多层面活动方面展示高度效力。欧安组织还证明是参与复杂和平行动的其他组织的良好伙伴。欧安组织特别关注其各项努力同联合国工作之间的相辅相成性质，联合国确实是多边责任和行动的重要基石。目标是采纳协调一致的行动机制，加强对国际和区域稳定与安全新威胁采取共同回应办法。秘书长和区域组织定期开会将有助于我们从事这项工作。

有一些范例表明了我们如何同国际伙伴并肩工作——在科索沃、塞尔维亚和黑山，欧安组织科索沃特派团构成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民主化和体制建设支柱，在格鲁吉亚、过去在塔吉克斯坦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也是如此。我们的重要国际伙伴还包括欧洲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欧洲委员会、以及日趋重要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区域内各组织。《合作安全纲领》确定了欧安组织的各项指导原则及其对此类合作的承诺，成为 1999 年《欧安组织欧洲安全宪章》的行动文件。

同时，欧安组织作为一个区域组织还认为，它的作用是成为欧安组织地区内各次区域组织和主动行动彼此互动与合作的一般性框架和论坛。另外，欧安组织保持或加强了同欧安组织地区外其他区域组织，包括同美洲国家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东盟区域论坛、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联络。这项工作的目标是在各个领域交流经验。我们同六个欧安组织地中海合作伙伴和四个亚洲合作伙伴进行的共同工作就是此类合作的一个良好出发点。第四个亚洲伙伴是阿富汗，该国是两年前被接纳为欧安组织合作伙伴的。

最后，我要再次代表欧安组织对安全理事会主席墨西哥采取主动行动表示赞赏。我还要强调，欧安组织愿意进行合作，随时准备分享其知识和经验，并愿意吸取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伙伴的经验。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主持会议。我们欢迎墨西哥主动召开本次会议，并欢迎秘书长所作的发言，他一直在不断关注建立各种伙伴关系问题，以便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宗旨。我还要欢迎参加今天辩论的各区域组织高级代表。这种参与突出表明墨西哥提议今天讨论的问题十分重要。

正如其他发言者指出的那样，安全理事会在同参加本次会议的各组织和其他组织合作方面已经获得丰富的经验。安理会为解决中美洲冲突和海地冲突同美洲国家组织进行了积极合作。安理会在致力解决非洲热点问题方面也有可靠伙伴，包括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大陆其他次区域组织。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正在为共同努力解决巴尔干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冲突做出重要贡献。我们相信，阿拉伯国家联盟应该在设法以和平方式解决许多中东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今天应邀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并非代表全部已经和继续同安全理事会合作，为维持世界各地区域安全做出重要贡献的区域组织名单。其他组织还包括同联合国密切合作解决冲突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独联体维持和平人员已经为解决塔吉克斯坦危机做出重要贡献。目前，他们和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正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地区维持治安和稳定。

我们还要强调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目前发挥的作用，该组织成员是第一批提出必须采取行动打击阿富汗统治者塔利班政权问题的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对在广大亚洲区域，包括中亚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提供稳定与安全非常重要。

在目前国际关系的复杂阶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坚持发展和改善在联合国的合作，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同各区域次区域机构的合作。这项工作应该在《联合国宪章》的坚实基础上，特别应在

秘书长、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和其他与会者今天提及的第八章基础上完成。

铭记着区域维持和平作用日趋重要，我们支持进一步发展该领域的合作，同时更有效地利用区域组织的潜力和资源，加强它们同联合国之间的协调与互补。这种交往应当是灵活的，并应当在本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发展起来，要在区域和分区域结构之间进行明智的分工，要利用其各自的相对优势。

我们继续认为，在任何区域或联盟的维持和平行动中应当包含安全理事会的授权并向安理会负责，尤其是在其授权中包含强制行动的情况下。在这方面，不可争辩的指导方针继续是国际维持和平行动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包括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安全理事会根据国际法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成功地发展联合国同区域和其他组织之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国际社会能否有效地迎接我们今天面临的众多新挑战，包括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这一威胁导致安全理事会反恐委员会的成立。我们积极支持反恐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我们支持进一步发展该委员会同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以便执行安理会作出的各项决定。

俄罗斯坚信，未来取决于为解决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问题作出的集体努力。我们相信，在今天的环境中，为了切实贯彻《宪章》所载的集体安全概念，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处理当前挑战和威胁的全球制度。显然，这种制度必须是普遍性和全面的，以便确保作出有效决定，同时牢记这些新挑战和威胁之间的直接联系。

当然，这种制度的协调中心必须是联合国。在大会千年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千年宣言》描述了未来这一工作的主要目标。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第 57/145 号决议，“迎接全球威胁与挑战”，将有助于在本阶段有效实现这些目标。该决议规定，区域组织要对决议中列举的任务作出贡献，并且我们希望，它们的贡献将是重要的。

塔夫罗夫先生（保加利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就墨西哥代表团的倡议向你表示感谢。正如舒马赫大使所说，鉴于本组织的历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在制定《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过程中的作用，墨西哥提出这样一项倡议是自然的。

（以法语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秘书长的发言，并且指出他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非常中听，现在本组织正试图加强和巩固它在国际关系中的核心作用——这是我国坚决支持的作用。我也谨感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秘书长扬•库比斯先生的发言，并欢迎希腊外交部副部长马格里奥蒂斯先生光临安理厅。希腊是我国的邻居和朋友，我国代表团赞同他不久将代表欧洲联盟进行的发言，因为安理会知道，保加利亚是欧盟的联系国。

我将着重谈谈安全理事会同区域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一个可能的层面。我注意到，在座的各位一致认为这些关系是富有成效和重要的。显然，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正在发生彻底的改变。这种新威胁日益表明，安理会需要调整其对应方法，以便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

一方面，我们在世界一些地方看到，弱国正在经历严重的内部困难，那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来自这些国家内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威胁和平的跨国因素正在出现，我们想到的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当然就是恐怖主义。但是，这种威胁不仅是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威胁；也包括人道主义、经济和政治威胁。这种复杂的威胁要求安全理事会作出额外的努力，以便适应和对付这种威胁。我们认为，区域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在多数情况下——事实上在所有情况下——保障了一个灵活的框架，以便同各区域组织进行合作，也可以说，这使这些组织能够在坚实的司法和法律基础上进行工作。

让我们考虑一下其他维持和平行动的例子。在过去十年里，这些行动的规模和重要性有了增长。它们

从传统的观察和敌对部队的模式转变为复杂得多的结构，其中不仅包括军事分遣队，还包括警察部队和文职人员——包括各个领域的专家。我们认为，维持和平行动的文职方面正在获得越来越明显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我们必须制订一个复杂、全面的办法——这个办法应该包括尊重人权、基本自由、国际法和法治。

在这些领域日益需要与各区域组织合作，作为处理这些挑战的有效工具。现在日益明显的是，不仅必须强调不稳定局势和对和平的各种威胁的后果，而且必须强调冲突的起因。

安全理事会仍然负有确定维持和平行动授权的主要责任，在执行这些授权的工作需要各区域组织参与时尤其如此。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扩大和加强与各区域组织的合作，促进这些组织与民间社会机构合作，加强法治、巩固地方民主、促进权力下放以及确保尊重人权。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结构复杂，这是与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和北约等区域组织合作的典范。驻科部队与科索沃特派团之间的互动是科索沃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

最后，我谨指出，从明年起，保加利亚将担任欧安组织主席，为期一年。毫无疑问，在保加利亚担任这个重要区域组织主席期间，其关注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该组织与安全理事会的合作。库比什先生刚才提到过去的经验，这些经验将有助于保加利亚在担任主席期间开展工作。我谨特别提到《相辅相成机构之间进行合作的共同概念》——这是 1997 年欧安组织哥本哈根部长级会议制定的文件，是 1999 年在伊斯坦布尔通过的《欧洲安全宪章》的基础。

安全理事会的优先事项之一——我认为这也是欧安组织的优先事项之一——是打击恐怖主义。欧安组织秘书长如何评价该组织与安全理事会、特别是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在这个领域的合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面请扬·库比什先生发言，答复俄罗斯联邦和保加利亚的发言和提问。

库比什先生(以英语发言)：各位代表表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工作，我谨首先对此深表感谢，在荷兰主席非常积极的领导下，今年，这种合作确实正在扩大。我谨再次重申，我们坚定承诺发展这种合作，我非常欢迎我们的保加利亚同事——保加利亚明年将是欧安组织轮值主席——承诺，欧安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将是下任主席的优先工作之一。

关于前面各位代表提出的若干具体问题，我非常感谢联合王国就如何重视和增强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的合作提出的若干主张、问题和提议。我谨指出，在许多方面，这些主张和提议非常符合欧安组织进行的努力，非常符合欧安组织在联合王国提出的所有三个领域开展的重点工作。我谨指出，信息交流永嫌不足。我再次指出，我不能谈论安全理事会及其各成员包括属于本组织的各成员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欧安组织秘书处一直在与联合国系统——不仅与纽约的秘书处、而且与各专门机构——进行交流。我们仍然致力于扩大这个进程。我们也将扩大与其他各伙伴组织的交流。我们正在增加我们各局势中心和行动室的接触点。谨再次指出，这是我们采取的办法——如何改进我们非常切合实际的行动合作——的特色之一。

关于发展能力以及更好地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努力，我谨再次确认，我们非常热烈地欢迎安全理事会墨西哥主席提出这个出色和非常及时的倡议。这确实是更好地了解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能力的办法之一，这也可能有助于实现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各项目标和宗旨。在我的发言中，我也努力强调了关于我们能力的若干问题。

事实上，为了促进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努力，我们还试图与各伙伴组织进行信息交流和互访。我提到与欧安组织区域之外其他组织进行的推广方案。它们对我们在人类问题以及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方面的经验非常感兴趣。例如，我们与非洲联盟进行交流和

分享经验。关于促进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的了解，由于举行了这次会议，而且我已经来到这里，我将会晤维持和平行动部、政治事务部和裁军事务部人员。我谨强调这一点。这些机构是我们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对应机构。今年并不是我们第一次与它们取得联系。

我们定期举行工作人员磋商并且在实地我曾提到科索沃，那里的欧安组织特派团是科索沃特派团的一部分，是它的支柱。

我们参加了三月六日反恐委员会会议，我再次感到高兴的是，同其他几个代表团一样，我们被当作已经制定了颇为强有力工作方案的区域组织，目的是执行安全理事会 1373（2001）号决议。我们将在各领域继续这一努力，首先是促进联合国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其次是推动欧安组织承诺的实施；第三是帮助我们自己的参与国执行 1373（2001）号决议和我们自己的承诺；第四当然是开拓同我们伙伴组织的进一步接触和分享经验。

这是对今天在场的许多人提出质疑的回应。我再次对这一及时努力表示感激。我们盼望与联合国和它的安全理事会的进一步合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秘书长的发言。

考虑到时间已晚，我谨以安全理事会主席身份在形式上作出变动并请发言者遵守时限。我将撤消发言者作出答复后安理会会员进行第二次答复的选择。

我请非洲联盟代表兼南非外省及地方政府部长福利萨尼・悉尼・穆法马迪先生发言。

穆法马迪先生（以英语发言）：允许我祝贺墨西哥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为安理会同区域代表就如此重要之议题进行对话提供了机会。

先生，你接替几内亚出任安理会主席；它在安理会生命的决定时刻主持了它的工作。我们对话的主题设定我们处理的局势出现了新因素，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当前战略是否恰当。我们是安理会会员和区域组织成员，必须将这一任务视为直接关系到我们共同存在的理由：我们担负着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不可推卸责任，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因为它拥有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授权。

与会者周知，后殖民时代非洲的挑战之一是大陆各地时而爆发的暴力冲突，以致许多人无法想象一个不存在严重问题的非洲。道义规劝往往无法制止这种暴力冲突祸患的肇事者。原因是这些冲突由于缺乏资源所致。的确，充当这些好战组织头目的好战分子倾向于利用这种冲突产生的混乱在其各国谋求获取有限资源的额外份额。

我们最近看到非洲联盟为实现其前身非洲统一组织的理想所付出的认真努力。非统组织于 1993 年在埃及召开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建立防止、治理和解决冲突的开罗宣言。非洲联盟在 2002 年同意设立和平和安全理事会。我们更多地看到有意动员非洲资源用于熄灭冲突火焰，因为它给布隆迪、苏丹、乍得、科特迪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国家带来如此痛苦。

安全理事会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丧失了从 1960 年代以来就迫切需要的建造国家的机会，而目前终于通过对话就他们想为自己建造的社会前景达成了一致。他们还一致达成了将用于建设这一社会的模式。

最近签署的协议刚刚使该国踏上将是一个实现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漫长征途。协议签署国懂得只有在共同分担的情况下担子才会轻一些。它们请国际社会协助发挥他们认为在履行协议中所不可少的作用。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支持这些协定。

我们的理解是，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责成安全理事会支持这些努力。非洲人本着对其自己地区稳定负责任精神作出的这些努力本身就是必须给予鼓励的重要发展。当然，这些努力中使用的战略还可以探讨和进行批评性审查。这时这些经历才有可能为现有解决冲突和缔造和平的全球资源增添价值。

无论最近时期出现什么新因素，一件事必须被视为不变量。我们生活的世界需要政府在多边论坛和机构背景下以及通过双边外交的传统机制彼此打交道。

虽然非洲联盟的缔造和平、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的某些手段尚在最后打造之中，但是最近的发展证实我们区域有着巨大潜力。我们的立场仍然是与安全理事会合作，承担起集体责任，找出问题所在，制定解决这些问题的适当战略。

联合国系统的结构组成方式是对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所面临挑战的直接反应。自那以来，我们看到出现了空前的全球相互依存趋势，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要求采取新的对应措施，其中包括有必要建立结构安排，使所有区域都能充分参与制定和实施目前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看到了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的不断加强，而这一加强导致我们最重要的多边机构——联合国——得到加强。

我们必须共同确定各区域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非洲联盟始终把自己看作是对联合国努力的支持和加强。任何其他做法都会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任何区域要想成功解决冲突，都始终需要建立一个能处理世界所有国家集体安全问题的强有力多边体系。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对安全理事会参与这一对话感到高兴。我们希望这一对话将帮助安理会重新考虑履行其职责，为自己确定符合其使命的适当位置的战略倡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非洲联盟委员会临时主席兼南非省政府和地方政府事务部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我们今天举行会议，是要就安全理事会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新挑战情况下与各区域组织建立和发展必要协同作用与协作关系的问题，开展互动式讨论。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感谢贵国在担任安理会主席后，将你亲自主持的这次会议列入工作方案。

我对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在今天会议开始时来到这里，感到高兴。我们非常赞赏他所作的尤其具有启发性的初步评论。我欢迎各区域组织的主管，感谢他们前来参加会议。

《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交给了安全理事会。第五十二、五十三和五十四条都确认了区域组织在预防冲突和维护和平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我今天要高兴地指出，各区域组织希望更多地参与，而且实际上正在更多地参与联合国在其地理区域内开展的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行动。秘书长1999年12月15日在安理会发言时恰当确认和描述了这一事实，他说：“在本十年期间，维持和平行动已经具有了丰富的区域内涵，几乎到处的维持和平行动都是如此”（*S/PV.4081，第4页*）。

非洲联盟委员会临时主席已在我前面作了发言。我欢迎他出席我们的会议以及对我们的讨论所作的重要贡献。主席先生，我的发言将重点讨论安全理事会、非洲联盟以及各分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

在1999年11月30日和12月15日以及2002年1月29日安全理事会举行关于非洲局势的公开辩论时，所有发言者都确认了非洲局势的严重性以及帮助非洲解决其目前问题的必要性。的确，非洲是受武装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区域，它的发展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阻碍。但是非洲意识到这一情况，它不接受这种情况的不可避免性。因此，非洲正逐步进行自我组织，弥补它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缺陷，确保维护该大陆的和平与安全。非洲联盟委员会临时主席刚才也提到了这一点。

1993年设立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中央机制以及最近于2001年设立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两个机构对于在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来说十分重要。为了发挥作用，它们需要得到联合国的帮助。这种协助应该以能力建设、人员培训、适当后勤支助为形式，尤其是在实施预警机制范围内，更笼统来说，以在冲突地区部署非洲部队为形式。很自然，

这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助，非洲期待联合国和它的其他伙伴这样做。

在 1999 年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关于非洲局势的公开会议上，秘书长极其恰当地强调：

“非洲国家自然应在它们自己的后院发挥主导作用。在众多场合，它们已勇敢迎接挑战……。

“期望非洲人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执行这些任务是不合情理，甚至不公平的。”（*S/PV.4081，第 4 页*）

在此，我们欢迎设立安全理事会关于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这证明安理会决心加强它与非洲联盟的合作，以应付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新挑战。这个工作组的建议为我们绘制了适当合作与协调的蓝图。

非洲联盟委员会临时主席在安全理事会行动地区任命特别代表和特使，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又一步。最近在科特迪瓦和索马里，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还欢迎秘书长采取主动，使联合国在非洲开展的工作更具效力，并确保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更好地协调区域努力。

在这方面，设立联合国西非办事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向认为，应当针对这项努力，在遭受国内和国家间冲突蹂躏的其它区域采取后续行动。当然，我想的是中非。我要说的话表明在这个次区域采取这样一个步骤的紧迫必要性。中非次区域的 11 个国家当中，有七个人正处于遭受冲突破坏的动荡时期。非洲的 12 个维持和平、缔造和平或建设和平特派团当中，有五个正在那里运作。秘书长目前在非洲的特别代表或特使当中，也有六个在中非。

鉴于这种局势，安全理事会在其 2002 年 10 月 31 日的主席声明中曾建议向中非派出一个机构间特派团，以评估该区域的局势以及潜在的合作领域和途径。

我希望非常简要地指出，在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内，中非有一个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其支柱是中非预警机制、中非多国部队、以及防御和安全委员会。这些新结构的能力必须通过人员和部队培训方案以及技术和财政援助，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加强。这种干预非常紧迫，因为正在经历这么多冲突的中非也必须参与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武器非法贩运和流通的伟大斗争。在定于 4 月 17 日举行的非正式磋商中，我们将再次涉及这个问题。

这些是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非洲，特别是中非问题方面所面临的新挑战。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今天得不到答复，但我希望在我提到的磋商中将得到答复。

我先要提出的问题涉及非洲联盟。需要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的优先领域是什么？安全理事会如何能够在其所处理的非洲问题上考虑到非洲联盟的决定？非洲联盟和非洲以外的区域组织在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能够作出什么贡献？

下面要问一下秘书处，对于我们一向支持的设立一个负责联合国所有非洲工作的协调中心的设想，现在的情况怎样？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喀麦隆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王英凡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感谢你主持今天的会议，欢迎安南秘书长和包括非盟在内的有关区域组织的代表与会。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区域组织也可以在促进争端和平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两者互为补充。我们赞赏主席安排了今天的公开会。我们希望并相信，今天的会议能在加强安理会与区域组织的协调与合作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非盟和西非经共体为解决非洲冲突作了很大的努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非盟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机制中央机关自成立以来定期审议非洲冲突问题，为稳定非洲局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西非经共体在协助采用区域方式解决马诺河地区问题以及帮助实现科特迪瓦和平方面作出了贡献，取得了显著成果。我们对此予以高度评价。

我们认为，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最了解非洲，对非洲问题最有发言权。安理会处理非洲问题时，必须认真听取和充分尊重非盟、非洲其他有关次区域组织和非洲国家的意见，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区域组织的协调与合作。我想谈三点意见：

第一，安理会在就非洲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应尽可能事先与有关非洲区域组织协调，使安理会的决定较好反映有关非洲区域组织和非洲国家的意见和主张，从而增加安理会决定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第二，非盟及西非经共体等区域组织在处理大湖地区、西非地区等非洲相关问题时主动采取了一些重要行动，收到了很好效果。今后，安理会或联合国有关机构应尽可能早地同非盟或有关非洲次区域组织就它们准备采取的措施或行动进行协调。只要有可能，就应及时予以配合和支持。

第三，安理会处理塞拉利昂危机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与西非经共体一道对塞问题提出全面的综合治理主张。综合治理方式或综合战略对其他非洲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安理会与有关区域组织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

总之，安理会应重视总结加强与区域组织协调与合作的经验，这是加强联合国作用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希腊副外交部长约安尼斯·马格里奥蒂斯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格里奥蒂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你担任主席时发言，请允许我祝贺你、主席先生担任主席职务。我还要祝贺前任主席几内亚做了出色的工作。

我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加入国——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以及联系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赞同这一发言。

欧洲联盟承认区域安排和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欢迎安全理事会审议这一问题。

近几年来，一些区域安排、组织和机构建立了预警和预防冲突的机构能力，以便对可能威胁区域或国际稳定的国内争端激增作出反应。欧洲联盟坚决支持这一发展。自 1999 年以来，欧盟一直进行协调一致的努力，以发展其有效地应对国内冲突提出的挑战。三条原则指导我们进行这一努力。

第一条和首要的原则是承认：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在于联合国。在发展管理危机能力时，欧盟旨在支持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履行其职责。我们大家知道，这些责任是重大的。应付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挑战需要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工具。我们欧洲联盟成员特别意识到这一事实。作为一项预防冲突的实验，欧洲一体化起源于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并且决心在今后防止区域战争。欧洲一体化以多种方法使我们成员国汇集在一起。

因此，欧洲联盟管理危机的第二条指导原则是：管理危机必须包括广泛的军事和民事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确定优先领域和制订目标时，同时强调民事方面和军事方面。

欧洲联盟应对危机的第三条指导原则是：我们的努力必须为国际危机管理增加真正的价值。只有当我们发展能力的努力有助于我们进行集体的全球努力以便有效地应对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时，这种努力才能够有助益。

这些原则确定了我们自 1999 年以来进行的努力。这些原则是确定欧洲联盟民事危机管理能力的四个

优先领域的依据，即警察、民政管理以及平民保护。这些能力可供欧盟危机管理行动或联合国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行动使用。

作为一个本身有助于和平与稳定的区域合作的成功例子，欧洲联盟致力于在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中，同联合国以及其他各区域组织建立和维持相辅相成的、有效的关系。这要求在伙伴组织的能力建设方面，并且通过业务交往在政治一级采取行动。

在政治方面，同联合国和其他区域组织的对话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进行。可以在此类讨论中提出和平与安全问题，尽管在区域组织方面，范围将取决于有关组织的具体任务。

关于能力建设，一个关键的方面仍然是区域组织在预警、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方面的有关需求。

关于业务交往，正如在其预防暴力冲突方案中所预期的那样，欧洲联盟正通过欧洲委员会加强其同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实际合作。可能的例子举不胜举，从通过预防行动信托基金来支持联合国缔造和平的努力，以便早日促进联合国在广泛的预防性外交方面的行动，到支持各种区域项目，例如非洲联盟布隆迪观察团和非洲之角倡议。

在这一方面，2002 年 8 月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了一次题为“预防努力中的伙伴”的关于预防冲突问题的区域性欧洲联盟会议。会议使联合国、欧安组织、欧洲理事会和北约汇集在一起，讨论如何加强能力与合作，以便预防暴力冲突。该会议是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在其关于预防武装冲突的报告中发出的举行区域讲习班的呼吁而召开的，以讨论预防冲突中合作的区域方面。来自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的高级官员也出席了会议。会议旨在促进联合国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带来了在其他地区举行类似会议的可能性。主席的结论转交给了秘书长。这些结论将有助于定于 2003 年 7 月举行的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之间的下一次高级别会议。

同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欧洲联盟工具的清单很长。它包括发展合作与外部援助、经济合作与贸易政策工具、人道主义援助、社会和环境政策、诸如政治对话和调解之类的外交工具以及经济和其他制裁。它最终还将包括欧洲安全和防御政策的新工具。

根据我们的每一个目标，我们为自己制定了在 2003 年年底之前达到的指标。这些指标涉及成员国保证提供的具体人数的工作人员。这些指标还包括一些具体的目标，以便能够迅速地应对危机。

欧洲联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察特派团是联合国与欧洲联盟之间在危机处理行动中合作的实际可能性的第一个例子。我们承诺展开更多的合作。我们目前正探索联合国与欧盟在政策以及其他平民危机管理方面的合作方法。我们还在检查军事领域中的合作的可能性。

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而对和平与安全所负的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支持区域建设和平能力，但通过积极支持和参与全世界从巴尔干地区到非洲和亚洲的行动与活动而大力帮助联合国的维持和平。我们目前有 3 万多男女人士在联合国和联合国授权的行动中为和平努力奋斗。欧盟成员国在目前联合国所有维持和平行动中均有部队、军事和民事警察观察员和文职工作人员。除了这些大量的人员和其他贡献外，我们还提供了 40%以上的维持和平总预算。这些数字清楚地表现了我们对维持和平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同时我们继续同联合国进行对话，以进一步加强我们在维持和平方面的伙伴关系。

欧洲联盟通过对非洲联盟、西非经共体、东非共同体和南共体的援助而支持非洲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我们还积极介入各种旨在加强非洲维持和平能力的倡议。我们鼓励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与除其他外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内的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赞扬这些组织最近在非洲维持和平行动中所作的努力。

这些行动要求评估需求、分享信息并展开协调。欧洲联盟欢迎秘书处维持和平行动部在区域、次区域和国家一级同非洲一切有关行动者密切合作的努力，特别是为了加强部队提供国的能力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能力建设。我们欢迎联合国特别是在分享信息、促进透明度、动员支持和模拟援助接受国和捐助国例如在培训、设备和后勤方面的联系中的积极作用。

欧洲联盟坚决支持联合国防止冲突再次出现和确保未来和平与稳定的建设和平行动。在这方面，我们坚决认为本组织应当在冲突后的伊拉克以及在其他冲突后局势中发挥中心作用。

欧洲联盟还认为，为了加强联合国系统的集体安全制度，各种区域安排和机构应当加强其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中的作用。鉴于这需要同联合国系统进行更密切和更协调的合作，我们欢迎这方面的任何新的事态发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希腊副外长对我讲的客气话。

梅内德斯女士（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部长先生，我们对你的出席感到荣幸，谨感谢你和墨西哥提出的倡议。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这一倡议是再及时不过的。它在一个持续的进程中开拓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进程的目标是通过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之间的更大合作而应付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遇到的目前挑战。

在希腊副外长之后发言，我当然完全赞同他所说的一切。鉴于时间已晚，我谨简要地集中谈到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方面，这就是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之间在预防冲突方面的合作。

预防冲突不仅涉及到对当地局势的深入了解，而且涉及到针对可能破坏局势的稳定并引起武装对抗的冲突的根源进行直接干预。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秘书长本人也表示这些属于他 2001 年报告中的 10 项基本原则——必须在所有联合国政策以及在对预防冲突和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政府的努力中包括一项战略，其共同目的是防止很可能在短期或较长期内造成冲突的任何局势。

我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熟悉当地局势的真正性质的理想渠道，就是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自己。为此，我们认为联合国需要通过加强各种现有的交往和互动渠道，而特别同安全理事会、这些组织展开最大的合作。

部长刚才提到了最近的欧洲联盟关于预防冲突的会议。我不会就此长谈，因为他已经涵盖了这一方面。但我们确实把它看作是能够作为其他组织的模范的良好倡议。它除其他外，确实有助于让很多行动者相互接触，其合作对解决冲突是必要的。

我们目前还在大会中讨论预防冲突的进程，希望将取得成果。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这一讨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西班牙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韦赫贝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谨欢迎你再次亲临安理会，并感谢你及贵国代表团举行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贵友好国家墨西哥所提供的重要框架内举行的。它具有历史重要性，因为该问题是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区域安排的《宪章》第八章和第 52 条的核心。它符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讨论该问题的极其重要性，也是由于如下事实：即处在区域事态发展、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和入侵伊拉克的事态发展的关键阶段。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持续侵略随着入侵伊拉克而加剧。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现已继续了几十年，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没有找到任何办法。我们现在面对着伊拉克的新局势，它非常复杂。

这两个例子说明，在原本指望能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制失败后，我们迫切需要通过为区域组织提供在这一努力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改进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方法和手段。

鉴于中东、非洲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严酷现实，叙利亚呼吁建立一种机制网络确保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贯彻《宪章》及国际法和合法性的原则和宗旨，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国家恐怖主义，并通过在这些区域建立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和通过促进并加强这方面的协定和公约，不使任何国家脱离这些全面机制的约束从而威胁和平与安全，彻底杜绝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我们希望，今后、特别是考虑到过去几周里安全理事会和我们各会员国显然没有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继续无法对付一个会员国的侵略的情况，各区域组织尤其应该更好地促进与联合国的合作，以便全面保障和平与安全。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恢复其真正有效的作用，利用外交防止爆发冲突。我们欢迎并感谢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姆雷·穆萨先生所作详细发言。他在发言中具体谈到目前中东的发展情况。他具体谈到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安全理事会完全没有相应行动的情况下所发挥的合作作用。这种情况与他谈到的伊拉克情况完全相同。

我欢迎所有今天与会的各区域组织的代表，但我尤其对刚刚发言的欧洲联盟代表表示欢迎。我还要强调，我们认为区域组织之间应保持更密切的合作。我们还认为，阿拉伯和欧洲间应该进行全面合作，这一合作让我们感到骄傲，阿拉伯与非洲应该进行合作，应该与各区域组织合作。

我们高度重视欧洲联盟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出发，在伊拉克危机期间参加阿拉伯联盟的会议，在安全理事会审议伊拉克问题时参加安理会会议，并参加欧洲伙伴关系的会议。我们认为，联合国系统和区域组织间迫切需要密切地分享资讯。我们必须促进联合国和所有区域组织的合作，在这些组织与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尤其如此。

我们完全赞同欧洲联盟代表提到的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肩负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的说法。我们欢迎他所说的欧洲联盟决心支持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框架内承担自己的责任。我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当前看到在伊拉克问题上在安理会授权之外采取行动和撇开《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尊重欧洲联盟的这一立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执行秘书穆罕默德·伊本·查巴斯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查巴斯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祝贺你和你的国家，祝贺你当选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确信，在墨西哥主席的领导下，安理会一定能够在当前多事之秋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还祝贺你的前任在风云多变的月份里以其尊严主持了安理会。

此外，我还感谢主席先生给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机会出席安全理事会本次高级别会议。我们认为本次会议的题目“安全理事会和区域组织：面对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挑战”非常贴切，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与区域组织更密切地合作以面对某些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挑战。在西非地区，我们的确非常欢迎与安全理事会以及－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与联合国其他机关的这种合作的工作关系。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欢迎去年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建立了秘书长负责西非事务的特别代表办事处。

在过去十多年里西非次区域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冲突迸发。这些冲突削弱了已经脆弱的国家体制，降低人民能力并破坏过去取得的发展成果。易发生冲突地区的局势的一个显著共同点是，一大批人口被越来越推向边缘，其中主要是年轻、基本没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工作的人们；他们很容易被肆无忌惮的军阀或派系领导人在一个充满了小武器的次区域征募。

西非经共体在 1999 年 12 月由成员国通过的西非经共体冲突预防、处理、解决、维持和平和安全机制范围内对我们次区域，即马诺河联盟国家、几内亚比绍和令人遗憾的是到前不久还一直是非洲更为稳定和繁荣国家之一的科特迪瓦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作出了回应。

该机制提供了预防措施，例如提供早期预警信号的观察局、参加预防性外交行动的长者理事会和监测选举；这些选举在以欺骗手段组织不良时经常导致危机。西非经共体还通过一项关于民主和善政的议定书，鼓励成员国建立民主、尊重人权、法治和透明管理的文化，以此作为稳定政体的基础。

正是在冲突解决和管理领域显然迫切需要西非经共体同联合国，特别是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协作。在这方面，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的情况很说明问题。

自从科特迪瓦危机爆发以来，西非经共体及其成员国一直积极介入寻求和支持和平解决决议对我们次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可能造成的威胁。西非经共体的外交努力在科特迪瓦政府和三个反叛运动，即科特迪瓦爱国运动、the Mouvement Populaire Ivoirien du Grand Ouest 和 the Mouvement pour la Justice et la Paix 之间实现了停火协议，并为利纳-马尔克西斯圆桌谈判和随后的协议铺平了道路。利纳-马尔克西斯协议随后得到西非经共体国家元首的认同，为科特迪瓦重返持久和平与稳定提供了框架；该协议还得到本机构以其 2003 年 2 月 4 日的第 1464（2003）号决议方式的赞同。

为了补充和支持西非经共体的外交努力，国家元首们还同意向科特迪瓦部署一只军事观察员部队，按照要求监督停火和协助和平进程。第 1464（2003）号决议还核准了西非经共体的部队，并根据《宪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为其任务授权。到 2003 年三月中，西非经共体部队充分部署，共 1 288 人。该部队在科特迪瓦同法国部队密切协作，法国部队自从危机爆发以来一直发挥着稳定作用。

全国和解政府的组建——其成员需要更多的安全保障——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需求以及为阻截武器流动而在邻国边界上巡逻现在意味着需要扩大西非经共体部队，使其人员增至 3 209 人。

比利时、法国、荷兰、联合王国和美国已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后勤、运输和财政援助，支持西非经共体部队的部署。然而，目前紧迫关心的问题是，该部队的资金即使是其目前的组成和任务也将于 2003 年 4 月底用尽。

实际上，这一紧迫和相当具有威胁性的问题是 2003 年 4 月 7 日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举行的西非经共体调解和安全理事会第 10 次会议的主要关切。该外交部长理事会在该次会议上决定派出一支由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 5 名外交部长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总部，与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交涉这一事项。

西非经共体愿同安全理事会一道努力，维持其部队，以便使其能够支持在科特迪瓦的和平进程；该进程正在缓慢但令人满意的发展。

鉴于派遣国不稳定的财政状况，西非经共体成员国将无法以其自身费用维持其在科特迪瓦的部队。如果各国在得不到充分财政资助的情况下维持其在科特迪瓦的部队，便会由于混乱的维持和平行动而产生高风险问题；过去这曾在一些非洲国家发生。

西非经共体和平团迄今表明，它能够巩固在政治战线上已经取得的和平，并帮助科特迪瓦返回其应该享有的稳定和繁荣地位。一个稳定和繁荣的科特迪瓦总是能够促进所有西非国家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同西非经共体密切合作的安全理事会能够并且应该提供必要的支持，维持西非经共体科特迪瓦特派团的行动，因而避免即将发生的特派团瘫痪；这将给整个次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不堪后果。

关于利比里亚，我们谨愿指出，该国的持续不稳定对马诺河联盟的邻国，特别是对塞拉利昂以及科特

迪瓦构成威胁，该国西部的事件现在已表明这种情况。

西非经共体同利比里亚国际接触小组密切协作，开始一项新的行动，使利比里亚政府同叛乱的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会为停火开始直接会谈。在 4 月 7 日阿比让举行的会议上，西非经共体外资部长们还要求立即召开全体利比里亚人圆桌会议，由利比里亚政府、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会和所有登记的政党参加，就持久和平全面框架达成协议并为今年晚些时候就要举行的具有信誉的、自由和公平选举创造条件。西非经共体希望安全理事会为停火考虑适当的监测机制。现在应该结束利比里亚悲惨的一幕。

我相信，安理会将帮助我们避免使次区域各项努力本应是令人高兴的故事出现悲惨结局，以便维持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的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执行秘书对我说的客气话。

萨布利雷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愿感谢墨西哥的主席组织了这次公开会议。

我几乎不必重申，召开此类专题会议讨论实质性问题颇有助益。法国完全赞同扬尼斯·马格里奥蒂斯先生今天上午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他特别提到欧洲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和阿富汗的作用。

让我忆及：欧洲正在采纳法国和联合王国共同提出的安全和防御政策——希望该政策能够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做出贡献。我们欢迎两组织已建立适当联系。我们认为今后应扩大此类联系。

在对穆罕默德·伊本·查巴斯先生的发言作出回应以前，我要泛泛谈一谈安全理事会同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合作符合互补原则。每个组织都应首先在它切实可有所助益的领域进行干预。因此，我认为今后优先之一应是进一步加强安全理事会同区域组织的协调。

我们必须象我们今天切实所做的那样，进行更多的互动，我们还必须彼此通报我们目前从事的工作。但我们不应忘记，世界各地的区域组织结构和结合程度都不尽相同。我们安全理事会必须处理这种缺乏同一性问题，这意味着不能在各地千篇一律地使用单一办法。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应该有许多互动模式，因为各区域情况都不尽相同。我们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创新精神。

在我们今天所涉及的领域中最积极的区域组织都在欧洲和非洲。在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与解决区域危机绝对至关重要。查巴斯先生早些时候曾提及科特迪瓦，他指出，就缔结利纳-马库锡协定前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框架内所做的工作以及随后所做的各项工作而言，我们必须特别对加纳总统在执行利纳-马库锡协定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扬。这些协定使人们得以在联合国秘书长及其代表合作下取得重大进展，秘书长及其代表在执行这些协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现在要专门对查巴斯先生所说的话作出回应。法国特别同情西非经共体，这主要是因为该组织正在那个对我们十分重要的区域发挥重要作用，这还因为该组织遵循我们在欧洲奉行的同样路线。西非经共体一开始曾是一个经济组织，后来才获得补充政治特征，随后具有政治——军事层面。

我将不详细阐述西非经共体 1990 年代在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和利比里亚发挥的作用。今天，该组织在科特迪瓦的作用——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是国际社会承诺的一个不可或缺因素。在这方面，我非常欢迎在完全透明并同联合国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发生这种情况。

安全理事会已在利纳-马库锡协定基础上核可西非经共体部队的授权。西非经共体从事的工作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该组织既在政治调解领域，特别是通过其主席和执行秘书发挥的调节作用，又在部署干预部队和维持和平部队方面有所作为。我认为这个记录不

仅证明该组织的成熟，而且也证明西非人认识到非洲大陆这个地区的危机和区域稳定面临的种种挑战。

我认为这是一个表明联合国可以同区域组织建立什么关系的出色范例。

为了有效迎接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挑战，我们必须在若干领域加强合作。我愿借此同西非经共体对话的机会建议采取两种途径。

第一，我们认为，加强区域组织同维持和平行动部（维和部）的合作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我们看到，除了维和部可以提出非常宝贵的建议外，非洲组织有时难以从派遣观察员阶段迈向部署维持和平行动阶段。这是财政、后勤和计划要求所造成的。实地危机经常在捐助者履行诺言前就有所激化。

因此，目前在西非经共体大大加强其在科特迪瓦的努力之时，捐助者必须履行其承诺并向其支付认捐资金。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目前起草的关于科特迪瓦问题的决议草案令人鼓舞。

第二，我认为在打击雇佣军活动和小武器问题等领域加强合作会十分有益。这是一个核心议题，几内亚总统上个月已非常明智地强调这个问题。我认为雇佣军活动正在给世界许多冲突火上浇油并使其恶化，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目前就是这样——安全理事会采取全球行动，同时为加强边界管制采取区域行动而得到更好的克服。

这就是我要提及的两个途径。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话。

特拉奥雷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对你再次来安理会这里表示欢迎。我要首先感谢墨西哥代表团在我们确实需要开会之时召开本次公开会议。第二，我愿感谢各区域次区域组织代表对本次辩论做出宝贵贡献。我还要特别感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执行秘书查巴斯先生作重要发言。

我国代表团认为，刚才向我们发言的各组织，因建立了体制且富有经验，而达到可以处理危机局势的阶段。但也存在着种种困难。其中当然包括所获——财政、物质和后勤——资源不足问题。以西非经共体举例而言，执行秘书刚才的发言在这方面十分有益。十多年来，鉴于分区域面临的无数内战，西非经共体为处理和结束这些冲突采取了具体的步骤。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科特迪瓦目前的局势，我们必须承认那里迫切需要资金。正如执行秘书刚才提到，一些国家已经作出了努力，我国代表团向它们表示感谢。但是我认为，其他国家学习那些已经采取行动的国家的榜样是重要的。

我认为，强调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也是有益的，要通过联合国同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对抗来遵守这些决议。这是特别重要的。自然，区域和分区域组织有时应当保护其成员国的利益。但是，一些国家有系统地违反安理会决议。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情况，应当遭到谴责。在这方面，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必须同安理会密切配合。

我想不点任何国家的名字而举一个例子。尽管有一个国家的当局认为向安全理事会主席发出一封信，表明他们违反安理会决议的理由，是相当正常的，但这根本就是一种拖延战术，旨在为其有系统地拒绝尊重《宪章》原则和他们承担的义务进行辩护。我认为，这种行为理应受到谴责，根本不应当得到分区域组织的支持。

关于通过秘书长驻各个成员国的代表来维护联合国同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之间目前的关系，我认为西非分区域没有任何问题。执行秘书刚才对联合国西非办事处在达喀尔的成立表示欢迎。就我所知，西非经共体同该办事处之间的合作正在正常进行。

我有一个问题，但是我将不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执行秘书已经描述了在科特迪瓦的西非经共体部队

的状况。我想要知道，他认为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应当采取那些步骤解决西非经共体面临的财政问题。因为他在发言中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答复，不值得再提出这个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因为名单上没有其他人要发言，我将设法尽快作一下总结。各位与会者知道，正是由于安理会对区域一级的安全概念感到关切，墨西哥代表团才召开本次会议。因此，我们感谢区域组织的各位代表的出席。我谨告诉安理会成员，本次会议的结论以后将会分发，以便我们大家能够共同检查这些结论。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了本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

下午2时15分散会